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日本創價學會及其與政黨關係之研析

An Analysis of Japan's Soka Gakkai and Its Partisan Relations

doi:10.30390/ISC.199805_37(5).0004

問題與研究, 37(5), 1998

Issues & Studies, 37(5), 1998

作者/Author：陳儔美(Cho-Mei Chen)

頁數/Page：47-6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8/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5_37\(5\).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5_37(5).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日本創價學會及其與 政黨關係之研析

陳 偉 美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 要

在日本的選舉中，宗教每每扮演著政黨幕後支持者的角色，從本文對日本唯一組織政黨且在國會取得議席的宗教團體——創價學會的探究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源於日蓮正宗的創價學會本為宗教團體，初始在遭受迫害後，為免除被整肅的命運，及達到成為日本國教之目的，乃以參政為手段，積極介入選舉，且以執政為其終極目標，先後組織的公明黨及新進黨皆為達成該目標的工具，代表著日本宗教欲依附政權以求穩定的心態。然而日蓮正宗、創價學會及公明黨或新進黨間，卻亦存在分歧與欲求獨立的心態，彼此間相互依附與利用。由於日本有其特殊的官僚政治與政黨政治的背景，宗教並不是獲致政權的關鍵力量，這可從創價學會在政途上奮鬥半世紀仍未達成其目標得到印證。因此，日本選舉中，雖可見宗教力量的影響，但若論欲藉宗教達成實際操控政治，掌握政權，則尚言之過早。

關鍵詞：創價學會、日蓮正宗、公明黨、新進黨

* * *

壹、前 言

日本的宗教與政治，在每次選舉的時候，就顯得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雖然日本憲法規定政教分離，可是自民黨、新進黨等在選舉時分別有龐大的宗教團體在背後支持，這些宗教團體對政治有什麼特別的期待嗎？尤其是創價學會，本身即為一個政黨的母體，而且也是日本唯一組織政黨並在國會取得議席的宗教團體。本文試就從創價學會為什麼參政？以及參政的過程與改變，來析述創價學會與政黨的牽連，或可看出日本的宗教與政治間之關聯性。



貳、創價學會的沿革

日本的宗教，大抵來講都不太干預其他宗教或教派，只有日蓮正宗不但激烈批判其他宗教，還有進一步收伏其他宗教的野心；這是因為日蓮正宗的導師日蓮大聖人主張，將以南無妙法蓮華經為「唯一正法」的信仰導入日本全國，篤信只有日蓮正宗可以解救人類，其教義內容，除了一般宗教所提示的極樂往生之外，還有極強的政治志向；^①因此不但強烈批判當時日本當權者的宗教信仰錯誤，還誓志不惜革命，徹底打擊所有不合理的宗教信仰，主張日蓮是「日本國的支柱」，出家的僧侶是「主上、上皇之師」，政治必須以宗教的教義為根本，還留下遺訓，必須以「御教書」，即天皇頒詔，在全國建立戒壇為目標。^②

創價學會第一代會長牧口常三郎，於一九二八年成為日蓮正宗的信徒，一九三〇年領導六十餘名會員，組成「創價教育學會」，由於堅持尊崇日蓮正宗教義，在當時國家神道體制下，被政府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及對神社不敬罪，與幹部二十一人在一九四三年七月被捕，翌年十一月病死獄中。經此慘痛經驗，第二代會長戶田城聖，誓言要讓創價學會在各地都設立戒壇，並經國會通過成為國教，因此乃計畫展開參政活動。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日於就任會長之後，七月十一日成立男子部，七月十九日成立女子部，隨即組成行動組織部門，在朝鮮戰爭的惡化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發生的背景下，以救日本救亞洲為口號，開始積極招募信徒，至年底信徒達五千七百二十八戶。^③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又在青年部下設置參謀部，積極展開地方的信徒招募活動，至年底信眾已達兩萬兩千三百二十四戶。

戶田會長的得意弟子池田大作，不但宗教、政治理念完全得其真傳，更矢志以取得政權為要務。他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就任新設的參謀室室長後，除以地方為中心，展開全國性招募信徒外，十一月成立文化部，以作為政治文化鬥爭中心。由於遭到政府與社會的批判，為防止重蹈第一代會長時期被整肅的命運，學會為求自保決定當即投入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的統一地方選舉，從此開始了創價學會的政治參與時期。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日創刊的佛教報紙大白蓮華，以及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創刊的聖教新聞，也開始大談政治問題，特別是就民族性、政界淨化、唯物論等議題，多

註① 戰後，立正佼成會、妙智會、靈友會、佛所護念會等，都有政治志向，而鼓勵信徒支持政黨，靈友會與佛所護念會固定支持自民黨，其他宗教組織則無特定政黨認同，視當時情況而選擇支持個人或政黨，或支持執政黨，或支持在野黨，此乃因其同屬日蓮教派之故，但對日蓮教義的解釋各有不同，因此對政治的支持程度也不相同。富田信男，公明黨研究（東京：日新報道株式會社，一九八七年），頁二二。高洪，日本當代佛教與政治（北京：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八。

註② 日蓮的教義是：遵奉日蓮手書「妙法蓮華經」，具有濃厚的國家意識和社會意識，強調預言的價值與祈禱現世利益。對外帶有強烈排他性，繼承其開山祖師日蓮『念佛無間、禪天魔、真言亡國、律國賊』的所謂『四條格言』，尤其排斥淨土宗。高洪，前揭書，頁六八。富田信男，前揭書，頁二〇。

註③ 福島泰照，創價學會·公明黨の解明（東京：展望社，一九六九年），頁六二，一二二。



有論述。一九五五年夏季，學會繼續派遣六百名幹部到四十五個都市展開大舉招募信徒活動，一九五五年底，信眾達到三十萬七千戶。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成立學生部，將目標擴張到招募學生信眾，六月十二日宣布六名候選人將出馬參與參議院選舉，七月十日開票結果有三名當選，學會對外宣稱：「並無奪取政權意圖，祇想端正政治」；到年底信眾已達五十萬戶。一九五八年三月，大石寺法華本門大講堂完工，同年四月二日，戶田會長逝世，年底信眾突破一百萬戶。

一九六〇年五月，池田大作就任第三代會長，其在一九五八年任總務部長時，即已統率學會的全部組織。歷任會長中，池田為最致力於擴張強化組織的會長，其在就任會長的致辭中即表明，要繼承恩師戶田會長的遺志，全力撲滅日蓮正宗之外的所有邪教，一九六〇年十月三十一日，海外總支部在美國成立，準備進軍國際。一九六一年五月又設置「文化局」，文化局下設有政治部，作為學會進軍政治的指揮中心。^④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組成「公明政治聯盟」，成為擁有正式的政治團體，同時發表基本綱領與基本政策，年底信徒達二百二十萬戶。一九六二年四月，公明新聞創刊，同年七月參議院選舉，提名的九位候選人全數當選。一九六三年五月，在全國各地同時成立公明會「生活諮詢所」，開始展開全面性區域居民的生活照顧、諮詢，以及勸誘入教活動。^⑤當時正值戰敗之後，經濟困窮尚未恢復；由地方到大都市來找工作的民衆，離開家人親友，與鄰居也不熟，既有的其他宗教團體多安於「喪葬佛教」的地位，祇有創價學會積極接納這些煩惱的人群，給他們生活上的救助；^⑥正當革新政黨只為官廳、大企業的工會組織勞工的利益講話，中小企業與零售業者等的未組工會勞工遭到忽視之時，創價學會乃標榜組織政黨為他們爭取利益，^⑦遂使創價學會不但擴張迅速，隨之成立的政黨，也受到不少民衆支持。

池田會長更於一九六四年四月，就任代表全體日蓮正宗信徒的最高頭銜「法華講總講頭」的職位。接著在五月的創價學會總會上，表明將進軍眾議院。因此同年十一月解散「公明政治聯盟」，另組宗教政黨「公明黨」，同時發表「組黨宣言」與「黨綱」。他還出版了政治與宗教一書，全面闡述創價學會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理論根據。書中的宗教政治哲學觀點，即形成創價學會信守日蓮正宗教義與現實政治關係協調出的基本主張：認為宗教最重要的作用是消除人類不幸的根源，宗教也是社會思想、政治領域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為使社會更完美，宗教必須浸透到包括政治在內的社會各個領域中。一九六七年池田想要像社會黨組織「總評」，民社黨組織「同盟」一樣，擁有勞工工會組織，終於在七月成立「日本民主勞動協議會」，簡稱「民勞」。因與前二者及共產黨等在野黨的利益相衝突，而運作不良，在七一年就夭折了；這是一直

註④ 富田信男，前揭書，頁二八。

註⑤ 創價學會對於吸收信徒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個別勸說講道理，以說服信徒入會，比起一般宗教以教義或善行來吸引信徒，較為激烈，他們自己稱為「折伏」。福島泰照，前揭書，頁一二四～一三一。

註⑥ 富田信男，前揭書，頁九二～九四。

註⑦ 生活諮詢所的問題，透過市區町村會，上達都道府縣會，甚至通往國會，都留有管道。高瀬廣居，〈ドキュメント〉公明黨（東京：學習研究社，一九六四年），頁四四～四九。



擴展順利的創價學會，首度遭到挫折。^⑧

不過池田大作的成就還是很多：自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在小平市創辦「創價中學」、「創價高中」開始，到目前為止，共設立了創價大學、創價學園、美國創價大學、民主音樂協會、富士吹奏樂團；位於東京、靜岡的富士美術館、東洋哲學研究所等機構，來推廣和平、文化、教育。一九七五年就任創價學會國際會長以來，更在海外成立宗教法人，至今在七十餘國設有分會，還以著作者身分，發表關於人類教育方面的作品，在國際上獲獎。^⑨

一九七二年以來，池田大作領導的創價學會，逐漸採取獨立路線；意圖與日蓮正宗分裂；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就有所謂的「北條浩報告」，建議長期來看，只有好好與日蓮正宗分開一途。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池田在第九屆教學部大會上演講「談佛教史觀」時也表示：相對於出家佛教而有在家佛教，目前的寺院不是在家修行者集會所，也不是道場；學會的會館，則是近代的寺院。主張學會會員不必去正宗的寺院，祇要前往學會的會館即可。加上池田於七七年出版十卷以他自身為主角的小說人類革命，學會幹部奉為「教典」，一時發展成為「池田教」，甚至有所謂七七年路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還作成「僧俗一致的原則」，逼迫日蓮正宗認可。根據該原則，宗門與僧侶應善待學會，不得加以批判；宗門應認可創價學會作為宗教法人所必要的儀式。這些舉動引起年青僧侶們與反創價學會日蓮教徒們的激烈批判，雖經學會在聖教新聞上申辯，以及池田會長親自前往道歉，仍無法消弭日蓮正宗僧侶與脫離學會的日蓮信徒們的不平，終以池田辭去法華講總講頭頭銜以及會長的決議，做為雙方和解的條件。一九七九年四月，池田大作被迫退居名譽會長，由副會長北條浩接任第四代會長。池田的權威雖一時墜落，但當年的七月，足以壓制池田的日蓮正宗第六十六代法主細井日達上人病逝，雙方矛盾暫趨緩和。次年北條會長也過世，雖由秋谷榮之助接任第五代會長，但實權又回到池田名譽會長手裡。^⑩八〇年代，學會與日蓮正宗處於貌合神離的安定狀態，但兩者在教義的理解和對現實社會的態度上，分歧日益加深。

以獨立宗教法人為身分的創價學會，在教義與信仰上乃是源自靜岡縣富士宮市的大石寺的日蓮正宗信徒團體。但是已經轉任為名譽會長的池田大作，於一九九〇年提出以人為本位的「人本主義」，甚至佛法也以人本主義來定義。主張最重要的是自己，也就是自己的生命。存在於外界的本尊，是為了導引我們凡夫俗子所具備的「胸中的本尊」才形成的對照，因此主張比起本尊的功力，人的本身比較重要。^⑪

這種「人本主義」特別被提出來使用，先是以此教導創價學會的會員，來作為獨

註⑧ 富田信男，前揭書，頁一一六～一一七。

註⑨ 池田大作，創價學會のルネサンス（東京：聖教新聞社，一九九二年），頁四〇。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版九。聖教新聞，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六日，版三。

註⑩ 富田信男，前揭書，頁一八八～一九一。

註⑪ 石岡雄哲御尊師，「創價學會でいう『人間主義』の本質が、那邊にあるか論ぜよ」，大白法，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版三。



立於日蓮正宗「依法不依人」的教義，^⑫再給予大眾他們關心擁護人權、民主主義，以及尊重生命尊嚴等社會問題的表象，進而走向世界舞台，參加和平運動的推行。因此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創價學會接到日蓮正宗總本山大石寺法主阿部日顯的「破門」通告，正式被逐出日蓮正宗宗門，從此脫離僧侶集團成爲在家修行的教團，學會活動的中心明顯轉向社會福利、公害問題、和平運動、國際文化交流等活動。在地方投資興建文化會館，以減少會員在宗教活動方面對日蓮正宗寺院的依賴性。^⑬雖然創價學會仍然自行經辦會員的喪葬事宜，祇是學會的喪葬式叫作「友人葬」，^⑭沒有日蓮正宗的住持主持，原屬日蓮正宗而被勸加入創價學會的佛教徒，有些認爲如此得不到菩薩的引導成佛，況且在學會會館舉行的學會喪葬儀式，對非屬於會員的親友也不適合；故而有不少信徒接受勸服返回日蓮正宗宗門。^⑮到目前爲止，日蓮正宗與創價學會仍不斷爲爭取信徒而時常發生衝突，在報章雜誌等傳媒上也互相攻訐。^⑯但是對於其他教團開始展開「對話」路線，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每日新聞，就特別慎重報導創價學會與立正佼成會的對話消息，在學會發行的刊物上，除了特定宗派之外，也將一向使用的「邪宗」的稱呼改爲「他宗」。^⑰

在屬創價學會東洋哲學研究所下，任歐洲研究所所長的松戶行雄，於一九九二年針對發展新方向發表論著，日蓮思想的革新（論創社出版），主張法華經是釋迦在太久遠以前所悟的道，而提倡「凡夫本佛論」，認爲遵循傳統與形像不如強調理念，以身爲凡人的一般大眾可能實現的普遍性原理來教導大眾，試圖對創價學會作更徹底的改革。但是被一些創價學會資深幹部批評爲：這種論點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哲學，不易受到大眾青睞。因爲要求一般大眾從無批判的皈依，一下子改變成精神層面的自立，並非如此容易，因此學會尙未全面採用。

叁、創價學會與公明政治聯盟時期

創價學會進軍政界始於一九五五年四月的統一地方選舉。當時當選名額有都議員一名、市議員、區議員（東京三十二名、各市十九名）計五十一名。接著首度參加參議院選舉，也有提名六名候選人，三名當選的斬獲。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的地方選舉，都議員當選四名、縣議員當選三名、市議員當選七名，東京區議員七十六名全員當選，統一地方選舉共計二百六十一名當選；同年六月三日的參院選舉提名六位候選人，也

註⑫ 日蓮正宗的主張是一切依法不依人，佛法的基準在於佛經，而「妙法蓮華經」是日蓮正宗的本尊所信，且依此成佛，故被奉爲聖書。藤原廣行御尊師，「依法不依人」，大白法，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版二。

註⑬ 高洪，前掲書，頁一一三。

註⑭ 創價學會新設「儀典部」，自行在學會會館舉辦婚喪事宜，喪禮中不需僧侶，人死也不必改用戒名，稱爲「友人葬」。アエラ編集部，創價學會解剖（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九六年），頁一八五。

註⑮ 內藤國夫，「『添書登山』と『僧侶抜き葬儀』で本山 VS 學會信者の奪い合い」，諸君，一九九一年七月，頁三一五。內山節子，「折伏・再折伏が次々成就」，大白法，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版七。

註⑯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版九。

註⑰ アエラ編集部，前掲書，頁一八四。



全數當選。遂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組成「公明政治聯盟」，成為創價學會向政壇進軍所組成的最初政治團體。^⑭

公明政治聯盟依據池田大作會長發表的學會的政治觀，以及「立正安國論」的精神為根本，對國會所討論的防衛二法案、鎮暴法、物價上漲關聯法案，堅決反對。贊成法案大多為社會民生法案。認為當時政界不論保守或革新，派閥抗爭明顯，所重視的是黨權黨利，而忘記日本國民的福祉，忽視大眾的聲音；公明政治聯盟基於「社會繁榮與個人的幸福是一致的」的理念，追求日本國民的真正的幸福與繁榮，並期望實現世界人類的永遠和平。基本對策包括擁護放棄戰爭的日本國憲法，禁止核武器的製造與使用，確立參議院的自主性，政治淨化等。具體的政策有：促進日中（共）貿易，推動沖繩歸還，要求返還北方四島，促進移民海外，簡化稅制，充實社會保障等。^⑮

公明政治聯盟的一大特徵是各地區議員不一定是由該地區選出候選人，而是要斷絕與土地的連結，以全部大眾為基礎來奮鬥。參眾兩院議員更是強調流動性與廣域性。^⑯創價學會的會員對於候選人的經歷或人格並不關心，只要是具備會長的推薦，即將票投給該候選人並盡心助選，選上後只要會長一句感謝辛苦了，就足以抵銷所有的辛勞。所以在選舉戰術上，是其他政黨無法望其項背的。自民黨的候選人有時也會透過創價學會的幹部協助拉票，若能獲得其會長認可，則票源可期。沿革至今，需要創價學會支持的政黨候選人，都是寄望獲得該會長一聲認可，來確保大量的票源。

一九六四年五月三日，創價學會第二十七回幹部會議上，池田大作會長提出「若是大家贊成，為了達成王佛冥合的目標，以及迎合時代與民衆的要求，我希望將公明政治聯盟變成政黨，並進軍眾議院。」經全體以拍手通過，公明黨的誕生遂作成決定。^⑰

肆、創價學會與舊公明黨時期

公明黨誕生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始大會是由創價學會與公明政治聯盟在東京足以容納三萬人的日本大禮堂舉行。這是創價學會創設以來歷經四十年，該會文化部設置後開始政治鬥爭以來歷經十年的一大盛事。雖然這一路走來受盡媒體的攻擊，還是毅然參加了地方議會選舉，接著向參議院選舉進軍，此次更帶著參議院選舉勝利的餘威，組成了公明黨，隨即準備向眾議院進軍。^⑱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的總選舉上，強調「政界淨化」、「清潔的黨」、「中庸政治」，提名了三十二位候選人，在龐大學會會員的人海戰術支援下，有二十五位當選，但是「大眾的黨——公明黨」的印象，是否也存在於學會會員以外的一般國民的心目中，則仍是疑問。一九六九年

註⑭ 高瀨廣居，前揭書，頁三〇七～三〇九。

註⑮ 福島泰照，前揭書，頁一三〇。

註⑯ 高瀨廣居，前揭書，頁五八。

註⑰ 聖教新聞，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版一。

註⑱ 參院推出十四名候選人，眾院推出三十二名候選人，更在東京一區、二區、三區的所謂激戰區參與角逐。高瀨廣居，前揭書，頁二〇。



底的總選舉，更是提名七十五位候選人，當選了四十七位，在眾議院一躍成爲在野黨的第二大黨。這個在日本史上首度以宗教理念爲基本組成的大眾政黨，表明其獲得政權的時間表是：十年內成爲第三黨，以獲得參加聯立政權的機會，二十年後成爲第二大黨，以接近單獨執政的目標。^②此時黨員有十萬，議員有三千餘人，主張不組派閥亦不做理論抗爭爲公明黨的性格，要建立一個以大眾福祉爲目標的政黨。組黨宣言爲「站在王佛冥合與佛法民主主義的基本理念下，確立和實踐議會民主政治以大眾福祉的基礎，更在國民的面前誓言，依據地球民族主義建立世界和平機構」。^③

在重要政策上，通常創價學會的政治理念，也就是公明黨的政治理念。例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池田會長在學生部總會上宣稱：「爲維護亞洲與世界的和平，保障民衆的安泰，應該加速日中（共）國交正常化，並促進中國（中共）加盟聯合國，同時全力推動日中（共）貿易。」儼然是政黨總裁的發言，而公明黨的矢野書記長在不久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即以上述池田會長的演講主旨爲公明黨的一貫政策。

在國內政策方面，創價學會於地方選舉之前，亦按例會召開臨時「本部幹部會」，由會長在席上發表如：住宅建設、捷運、高速公路等立體交通網的規畫、森林公園的建設等數十項結構內容詳盡的地方公共建設政策。然後此幹部會的會長宣示，自動的就成爲公明黨的政策。^④

舉例而言，一九六九年底的總選舉，公明黨的候選人名單，卻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創價學會的「本部幹部會」上發表的，也就是公明黨的候選人非由公明黨大會決定，而是由創價學會的總務會決定，最後還得經池田會長認可，因此就難怪外界不把這種人事、政策都操在別人手上的公明黨，視爲一個政黨了。公明黨附屬於創價學會的事實，也瞭然於世了。自公明政治聯盟以來的選舉被提名候選人，在選舉前兩年半左右，就被認命爲創價學會的政治部的一員，接受政治教育。遇到正巧前輩有選舉，就得陪同協助，一方面學習政治，在教學上將王佛冥合的原理要完全心神領會，然後到指定的選舉區內，去指導學會組織。選舉的三、四個月前，每個地區召開大會，這位預定的候選人，就得前往指導，讓選民熟識，也藉以發表政治見解。這樣一來，即使非出身於該選區，在選舉的時候，選民也不會感到陌生。再加上選舉的時候，該候選人只要聲明，「本人是得到池田大作會長的推薦而出來競選的。」學會會員就不會去關心該候選人的經歷或人格，而全力支持了。因爲學會會員所關心的是：萬一該候選人落選的話，該如何向會長交代？而成功之後，只等待會長一句：辛苦了，謝謝。就足夠了。^⑤此乃公明黨候選人在選戰中最佔優勢的一點。因此後來自民黨的派閥首腦，也

註② 福島泰照，前揭書，頁一二六。

註③ 所謂「王佛冥合」是指經濟、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內的政治，即爲王法，其思想的根源即爲佛法，佛法是爲了排除個人內心所潛伏的人類的苦難與不幸，王法是爲了排除屬於個人的總體的社會中的矛盾與悲劇；因此王佛兩者的根源與目的相同，而主張相互冥合的體制，應該可以建設理想的社會與最高文化國家，帶給全人類幸福。高瀨廣居，前揭書，頁一五、頁七四。富田信男，前揭書，頁一〇三。

註④ 朝日新聞，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版三。

註⑤ 高瀨廣居，前揭書，頁五七～五八。



爲了票源而向創價學會的會長或幹部請託支持。

創價學會雖然僅在公明黨成立之初，由其會長池田大作承認彼此是「同體異名的團體」，公明黨員同時也是創價學會會員。而實際上創價學會也是公明黨的母體，但由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創價學會與公明黨被控壓迫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②以及外界輿論對公明黨「政教一體」的違憲批判，使得公明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的第八屆全國大會上，主張建設「新生公明黨」爲目標，改變以往的純血主義以及封閉的政黨，成爲開放的政黨，重新出發；不再是爲了創價學會而成立的黨，同時強調「政教分離」，^③故而呼籲全民的參與。公明黨認爲派閥是政治腐敗的象徵，而該黨首任委員長原島宏治誓言若產生派閥隨即解散該黨；在成立大會的演講中，該黨副委員長指出該黨的使命乃積極做到公明黨非階級政黨，以全國民衆爲其組成結構，不是創價學會的附屬品，也不具派閥色彩。^④

然而實施至今，公明黨議員在調查區域居民對自治體的不滿情況時，就是靠當地創價學會會員深入協助調查，其深入各階層的情報收集能力，的確是讓被調查的自治體無以遁形。^⑤而自公明政治聯盟時期至今，他們即被批評缺乏具體政策，且過於侷限在地方，他們卻認爲如此才可掌握政治的實際情況與被統治民衆的心聲。例如公明黨在東京都議會的經營，就是由一九五五年四月獲得的一個議席，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二十九議席，成長到都議會的第二大黨。^⑥在都議會中有關東京都問題有待解決時，佐藤榮作前首相也曾發表慶幸早日與池田會長聯絡協商，才獲得公明黨妥協的談話。^⑦公明黨並不以被批評爲「都民黨」爲忤，反而自許爲「都政的舵手」。

由於出版妨害、言論壓制事件，造成輿論對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批判高漲之時，公明黨所打出「政教分離」、「改善體質」的對策，並組成「黨綱與黨則檢討特別委員會」，執行具體作業。其改革主要內容有：一、承認公明黨看起來像是創價學會的部分，爲更確立公明黨的主體性，創價學會正式成爲公明黨的「支持團體」。二、公明黨黨則原規定「委員長爲黨大會決定」，但一般均認爲是學會會長「任命」，故明訂「採用選舉制」，黨則修改爲「委員長於黨大會中經由選舉決定之」。三、除去公

註② 批判公明黨與創價學會聞名的評論家藤原弘達，因撰寫「創價學會を斬る」一書，聲稱遭到要求停止出版的恐嚇，而控告創價學會妨害言論、出版自由，公明黨拜託自民黨田中角榮幹事長協助處理，卻不慎被日本共產黨暴露的事件。朝日新聞，一九九七年五月九日，版七。

註③ 「政教分離」的原則是指日本憲法中規定：一、禁止國家對宗教團體給予特權；二、禁止宗教團體行使政治上的權利；三、禁止國家及其機構從事宗教教育等任何宗教活動。「日本國憲法」，第二〇條，小六法，（東京：有斐閣，一九九〇年），頁二二。日本宗教學者解釋「政教分離」，認爲並非意味著宗教對政治毫不關心或逃離政治事務，而是要保證宗教在受到國家干涉、侵害之時能夠抵抗的關係原則。同時，也是對宗教忘卻自身使命、熱衷於追逐政治權力和特權的一種否定。簡言之，所謂政教分離並非斷除政治與宗教的一切聯繫，而是使兩者處於一種正常的關係之中。高洪，前揭書，頁一二七。

註④ 高瀨廣居，前揭書，頁二一。

註⑤ 高瀨廣居，前揭書，頁三三。

註⑥ アエラ編集部，前揭書，頁一二五。

註⑦ 朝日新聞，一九九七年五月九日，版七。



明黨黨綱、章程中的宗教用語。四、凡是當選為議員的公明黨領導人，必須辭掉創價學會職務。五、公明黨不但積極吸收非創價學會會員入黨，並考慮選任為黨幹部。六、在各項選舉中，亦考慮推薦支持創價學會會員以外的候選人。^③

爲了表示政教分離的實際行動上，到一九七〇年十月爲止，公明黨議員中，辭掉創價學會職務者，衆院議員四十七人，參院議員二十二人，以及都議會議員的四名辭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共計七十三名；當時公明黨中央與地方議員共計二二〇七人，學會役職辭任的實施率只有百分之三，之後地方幾乎不再有人辭任，只有中央的國會議員佔了學會的重要職位，過於醒目才辭掉學會役職。^④雖然這些幹部辭掉創價學會的職務，但仍屬創價學會會員，因此仍聽命於創價學會，因此辭任學會職務祇是掩人耳目罷了。至於支持學會會員以外的候選人，仍有附帶但書：必須是對公明黨的政策能夠理解的人。雖然同爲公明黨推薦的候選人，還是有會員與非會員的親疏之分；而且，這對一向視日蓮正宗以外的佛教及其他宗教爲邪教，且誓言討伐到底，來作爲學會第一宗旨的信徒們，要如何讓他們信服？

一九八〇年初期，公明黨在苦於無法突破自民黨過半數議席執政的情勢下，祇好考慮與民社黨或社會黨組織聯合政府的可能性；但是各黨之間在政策上還是有微妙的差別。由於對日美安保條約、日本自衛隊、核子發電、對韓國政策等問題，始終無法取得共識，而致該年的參衆兩院統一選舉中，公明黨因政策不明而慘遭大敗。^⑤接下來的五年，公明黨採取相當現實的路線，此時社會黨也採取現實路線，因此當其考慮與社會黨合作時，日本一般國民還不覺意外，但公明黨爲實現其執政的夢想，竟然想與自民黨攜手，就令國民不解了。但當時的竹入義勝委員長認爲：若自民黨可以接受「反對軍事擴張、尊重憲法」的理念，就可以聯手。^⑥在政治改革方面，則主張可提出足以認同的有效改革方案的政黨，則願考慮共組聯合政權。

創價學會認爲政治長久以來一直離民衆太遠，民衆也沒有考慮親身去參與，因此主張「爲了孕育民衆學習爭取信教自由的憲法精神，直接參加政治是必要的」，而組成公明黨以獲得政權爲明確指標。這是第二代會長所留下的遺志，還健在且仍掌有實權的第三代會長，也誓志要完成這項心願，在這種背景下，要評斷創價學會或公明黨是屬保守派還是革新派政治路線，恐怕他們自己都沒有定論。他們爲了要獲得政權，考慮的是如何取得國民的信任，增加信徒與選民，而非政治原則，因此外界批評他們的政治原則搖擺不定，若了解其背景目標，就不會覺得奇怪了。^⑦

伍、公明黨與創價學會的組織比較：

註③ 高洪，前揭書，頁一一九～一二〇。

註④ 藤原弘達，續創價學會を斬る（東京：日新報道出版部，一九七一年），頁一三二。

註⑤ 第三文明社編集部編，挑戰する公明黨（東京：第三文明社，一九八六年），頁二五～二六。

註⑥ 第三文明社編集部編，前揭書，頁三〇。

註⑦ 富田信男，前揭書，頁二九、一六九。



公明黨由組織方面來考察，不太像政黨，倒比較像是創價學會的政治部。雖然具有政治活動的事實，但卻未完全擁有一般政黨的自主權。雖然表面上由於「政教分離」，池田會長不直接坐鎮指揮公明黨，但創價學會作成的決議，公明黨必須去執行，因為沒有創價學會的支持，也就沒有公明黨的存在，公明黨的議員集團，等於是軍隊組織，黨員與議員是以服從組織的命令為第一要務。^③池田大作本人即是公明黨的政治領袖和實際創辦人，雖然身分上目前是創價學會名譽會長，實際上等於是創價學會會長。並且透過創價學會的組織，控制公明黨。

公明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幹部委員會」，決定黨的最高方針，例如決定各種選舉應支持自提候選人或他黨候選人或開放黨員自主投票等，以幹部會過半數表決通過，但委員長有極大權限。其委員組成名額依公明黨黨則規定為「若干名」，而視實際需要有所增減，由委員長指名，黨大會承認；且委員大多兼任或曾任創價學會的副理事長。可知雙方組織內部結構有許多重疊。相當於公明黨幹部會的學會方面組織是總務會或副理事長會。^④公明黨則規定委員長由大會決定之，但實際上是由創價學會會長任命，大會給予承認，這和一般政黨經由大會所作的民主方式決定不太相同。且重要事項，事先在學會的總務會、副理事長會決定之後，再於公明黨的中央幹部委員會提出。中央幹部委員會只是將學會內決定的都知事候選人或參眾兩院議員候選人名單等加以正式承認而已。而各候選人也非因其本身想當議員才出來爭取提名，多是應黨或學會的徵召參選。學會議員當選後，大多須要兼任數個中央與地方支部的職位，例如：在中央本部擔任理事、青年部參謀、文化局言論部第二部長，在地方支部則要兼任副本部長、居住地區的綜和區長，或所屬議會公明會的委員、或議員應該擔任的常任委員等。^⑤

中央幹部委員會之上還有一個形式上的最高決議機構——全國大會，下設中央委員會統轄兩院議員總會，是為主要決議機構。同級的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為最高執行機構。下設書記局，由國際局、青少年局、婦人局、學生局、勞動局、文化局、社會福祉局、教育局、中小企業局、農林水產局組成。與書記局同級的有政策審議局，下設外交、行政、經濟、文教、社會勞動、國土開發等各委員會，各委員會下各設二或三部會。依實際機能，還另設有機關報紙局、廣報宣傳局、組織局、地方議會局、兩院總會、國會對策委員會、中央統制委員會、選舉對策委員會等。在分區方面，則有地方本部、各都道府縣本部，其下設各地區本部、總支部與支部。各機構內局設局長、局次長。部設本部長、副本部長、總支部長、書記長、副書記長等。^⑥

創價學會的領導階層，主要由中小企業經營者與知識分子組成，領導城市中低收入階層的信徒會眾。最高決策機構是總務會與副理事長會，總務會每年開會一次，在

註③ 內藤國夫，「公明黨の路線變換は大作氏の《人參作戰》」，諸君，一九九一年二月，頁二六三。

註④ 高瀬廣居，前掲書，頁十五。內藤國夫，公明黨の素顔（東京：エール出版社，一九七〇年），頁二五～三五。

註⑤ 高瀬廣居，前掲書，頁三八～三九。

註⑥ 藤原弘達，前掲書，頁一二八。



約四百名成員中，選出約二百五十名的副會長。代替總務會每月召開兩次會議的是由一百十八人組成的中央會議，由秋谷榮之助會長擔任會議主席。中央會議成員之中，尚有二十一人必須與秋谷會長在週末以外的每個早上，召開常任中央會議，相當於國家的內閣會議。^②其下有理事會、大幹部會；在教學方面有教授研究會、助教授研究會等。學會組織有縱向系統與橫向系統排列，縱向系統分綜合本部—地方本部—總支部—支部—地區部—班—組的構造，學會會員隸屬其中。另外還有橫向系統依居住地區或年齡性別等區分的綜合分區—總分區—大分區—小分區以及壯年部（三十歲以上的男性）、婦女部（三十歲以上的女性或結過婚女性）、青年部（三十歲以下的男性、女性為結婚前為止），青年部還再細分為社會人士（有男子部與女子部）、學生部（大學生）、未來部（高中生到小學生）。會員也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歸屬位置。近年來創價學會會對組織機構作了些許調整：會長之下為理事長與副會長、最高教導會議三級，下設監事、責任委員會、總務會、參事會、師範會、監正審查會、中央審查會，再下一級是由本部事務局、常任中央會議、中央會議、方面長組成，接下來為方面運營會議、壯年部、婦女部、青年部、教學部、文化部、社會部，以下為縣長、縣審查會、縣運營會、縣理事會、地區組織，最下層為地區、班、組的排列順序。^③這些改變祇是由於脫離日蓮正宗，依教團發展的方向改變而作的調整，大體上與原來編制並無多大分別。

陸、創價學會與新進黨

一九六五年以前，公明黨以淨化政治的口號，一九六五年以後，公明黨將目標訂在高齡化社會下的福祉制度、公害防治、扶植中小企業以及改善交通等問題上。一九七五年以後，政府正為財政重建、行政改革而苦惱之時，公明黨也以順應支持信眾的要求而協助此為努力目標。一九八五年以後，自民黨一黨支配的構造已經改變，進入在野黨聯合組織政府的時代，使得公明黨更堅定取得政權的決心，而積極加入政治改革的行動。但由於一向將精力放在地方事務上，故決定支持熱心改革的日本新黨、新生黨等新黨，進而組成新進黨，繼續尋求其執政之路。

到一九八〇年為止，公明黨一直在尋求與社民黨或社會黨共組政權的機會，雖然在日美安保、自衛隊、核能發電等問題上，與社會黨的立場有所不同；在同年夏天的參眾同時選舉中，也努力提供援手，意圖促成社會、公明、社民聯合政權，將自民黨逼入在野的地位，結果造成公明黨黨員及支持者極大負擔之外，還造成公明黨慘敗。^④經過三年的所謂黨的再建工程，公明黨的勢力才回復。

公明黨為脫離一向依附創價學會的不良印象，極力尋求建立新的第三黨，由自民黨分出來的新生黨、日本新黨以及由社會黨分裂出來的民社黨等新黨的改革路線正好

註② アエラ編集部，前掲書，頁二七。

註③ 高洪，前掲書，頁一一二。

註④ 富田信男，前掲書，頁二〇二～二〇四。



符合創價學會想要塑造的形象，當時這些新黨又頗被日本國民看好，遂積極活動合併。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由公明黨眾議員先與日本新黨、新生黨、民社黨等組成新進黨，眾參議員共計二百一十四人。^⑤本以為立即可取代自民黨掌握政權，誰知新進黨內部理念並不一致，造成新進黨予人政策不明的印象；且忙於黨首的鬥爭，僅在選舉時需要創價學會的票源支持；對於學會內以婦人部為中心，透過公明黨議員向新進黨提出社會福祉與和平方面，較有公明色彩的議案時，大多不被接受；使得黨內原公明黨議員覺得未受尊重而不滿，學會內更是出現不平之聲。^⑥尚未併入新進黨的參議員與地方議員更不願併入而主張獨立組黨；新進黨內分成「親小澤派」與「反小澤派」，雖經溝通妥協，仍走入分裂之途。一九九六年九月分裂出民主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分裂出太陽黨，眾參兩院合計離黨議員超過三十人。而小澤一郎黨首認為只要不離開票源倉的創價學會，則即使眾叛親離也無所謂。因為以目前的政治生態來講，只要繼續保持在舞台上，小黨的黨首也有機會當上首相。另一方面，學會與公明黨的幹部們，也不敢輕易和對創價學會裡裡外外瞭若指掌的小澤反目，雖然明知抗議之聲四起，也只有儘量協議所屬議員們繼續支持小澤一郎連任黨首一途。

創價學會的秋谷榮之助會長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九日與新進黨的高級幹部會談時表示：「眾議院選舉當選雖然未達半數，但比例區拿到一千五百萬票，應屬勝利。今後希望努力實現選舉公約中的承諾。」^⑦對於未來的選舉，似乎不願作繼續支持的承諾；創價學會內部也盛傳：已經拼命支持參、眾議員選舉各一次，對新進黨已仁盡義至，將不再支持新進黨的小選舉區選舉。新進黨內部的舊公明黨所組成的團體「公友會」^⑧已不願全面支持小澤一郎競選黨首，而主張由議員自主投票。甚至有一部分議員也表示支持出來競選黨首的原總務廳長官鹿野道彥，後經秋谷榮之助會長與「公明」^⑨的藤井富雄代表出面分別一一勸服，才使他們不再堅持與小澤對立。但兼具新進黨職務的原公明黨幹部卻也表示：要在黨首選舉後，辭去新進黨職。這顯示了他們已明確想和新進黨保持距離。「公明」的成員，更決定在議決機關的中央委員會提出討論：參院比例選區將由公明獨自參選的路線方針；為了呼應此一舉動，和新進黨組成「平成會」在國會內合力推動法案的公明參院議員團，也將脫離該會，另組獨立會派，參與國會活動。^⑩因此，接下來一九九八年夏季的參院選舉，創價學會或許全力推出自

註⑤ 新進黨初代黨首為海部俊樹原首相，小澤一郎為幹事長。每日新聞，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版二。

註⑥ 朝日新聞，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版七。

註⑦ 矢野絢也，「創價學會は「小選舉區から撤退」」，週刊文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頁一八一。

註⑧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成立，由新進黨內的舊公明黨與未加入新進黨的公明黨議員共同組成，每週聚會一、二回，以便在國會內就政局發展互相交換情報，決定政策方向的議員集團。以神崎武法總務會長為代表幹事，共計七十二人，是黨內最大勢力；也分「反小澤派」與「小澤支持派」。朝日新聞，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版七。朝日新聞，東京：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版二。

註⑨ 舊公明黨系的地方議員與參院議員所組成，代表為藤井富雄。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版一。

註⑩ 「平成會」由新進黨、公明黨、無所屬黨籍參院議員共同組成。朝日新聞，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版二。



己公明黨系候選人，或者個別支援可成爲創價學會資源的他黨議員。而新進黨在一九九七年七月的東京都議選舉當中，居然遭到無人當選的慘敗，在接下來的宮城縣知事選舉與參院宮城補選也慘遭連敗之下，新進黨的參院議員候選人名單遲遲無法定案，^①因此新進黨會不會在參院選舉後，走向潰散之路，則有待更進一步的觀察了。

柒、結 論

在多元價值觀同時存在的現代社會，宗教隨著社會的改變也在調整步伐，一方面協助信徒解決心靈上的問題，一方面設法吸引信徒。創價學會所關注的問題，實際上顯然也跟著社會的腳步邁進，但是他們走向執政的目標卻絲毫沒有改變。若是新進黨無法完成創價學會取得政權的目標，他們或許會考慮回到公明黨繼續奮鬥。萬一他們真的成爲執政黨，他們如何將學會的理念與政府一直實施的方針以及配合現代社會的多樣性發展融合在一起，這是日本國民一向對創價學會所抱持的懷疑。而政界人士則認爲若是政權一旦落入創價學會手裡，日本將會不可收拾，其原因如下：

創價學會一再遭外界所詬病的有下列幾點：一、強調組織的優越性，極力宣揚以身爲學會成員爲榮，離開了組織會員即無法生活，學會交辦的事無無論是什麼都盡力完成，而被批評爲學會至上主義，甚至於被評爲如法西斯主義一般，爲了集團不惜犧牲自己。二、在政治方面，對於最高領導的服從，優於國家與民族的考量，也被外界指責爲池田絕對主義，或獨裁。三、黨員之間不僅在生活上，在思想上也採取互相監視，甚至於干涉以及處罰，實施徹底的指導體制，遍及末端學會成員的家庭生活當中，若想要脫離該會，則會遭到各種阻撓。四、對於反對者的攻擊，非常激烈。最爲人所所知的是：一九九〇年，獨立於日蓮正宗，一九九一年開始在全國各地區發布動員組織內的會友，對宗門展開徹底的攻擊。^②

基於以上的因素，日本政界及學界的許多人士，都擔心愈來愈依附創價學會的新進黨一旦取得政權，會不會產生將政治帶向法西斯體制的危險。所幸因爲新進黨內部由於對於行政改革的理念與方式不一致，而分裂出民生黨與太陽黨來與新進黨對抗，一方面削弱新進黨力量，一方面也使得自民黨能在比較沒有政黨競爭壓力下，進行改革。但是也粉碎了當初日本國民期望走向兩黨政治的理想。在自民黨仍然取得優勢的情況下，又缺乏一位有魄力的首相來領導，就無法徹底對付族議員、^③官僚、以及業界等既得利益團體的堅強聯結，這是否也成爲減緩行政改革速度的一項重大因素，實

註①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版十二。

註② 石岡雄哲御尊師，前引文，大白法，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版三。

註③ 日本政治家爲了脫離「三流政治家」的評語，要求議員在當選之後，即選定隸屬一個部會，開始瞭解該部會所管轄事務，並與相關省廳、相關團體、業界等建立密切的關係者稱之。例如：農林族就與農林水產省及農業團體，運輸族即與運輸省與運輸業界交往，進而成爲各省廳的政策、預算決定或者相關團體與業界的利害調整之重要影響仲介。演變到後來，由於相關團體與業界，也提供族議員政治獻金與選票的支援，反而形成政治問題的根源。讀賣新聞，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版三。



在值得深思。

日本的宗教，在傳承過程中，各宗各派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民間信仰，在長期依附政權以求得穩定地位和安逸生活空間的傳統觀念下，對於政治的支持，主要是偏向尋求穩定的政治局面，因此大多支持在議會佔多數的執政黨；選舉中對執政黨的支持，並不等於對該黨所有政策的肯定，也不一定支持該黨所有候選人；他們所要求的是：對信仰自由的絕對尊重，以及不危害到宗教團體的權益。因此每當選舉來臨前，各黨派都要闡述包括宗教政策在內的政治綱領，傳統宗派和大部分新興宗教組織都會根據不同時期的政治動向修正、以及調適自己的政治價值取向。至於許多宗教團體的教義裡均標明要淨化政治、追求世界和平，但也僅止於口號，而並未採取任何措施，給支持政黨或政府壓力。而執政黨也是在選舉產生危機或重大政策需要支持時，才想到尋求宗教的援助。況且在「宗教法人法」的規範下，日本可算是很認真的實施了政教分離的原則，雖然公職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以及少數以公費支付神社典禮的部分經費問題，引起政治上的廣泛議論；但這些毋寧說是在社會生活上產生的較大影響，以日本的官僚政治與特殊的政黨政治背景之下，宗教對於政治似乎沒有產生太顯著的影響；就連宣稱擁有八百一十二萬戶信徒的創價學會，奮鬥了半世紀以上，仍然祇能在選舉的時候，發揮較大的影響力，與實際控制政治及掌握政權恐怕仍有一段頗長的距離。

* * *

(收件：87年4月3日，修正：87年5月19日，接受：87年5月21日)



An Analysis of Japan's Soka Gakkai and Its Partisan Relations

Cho-Mei Chen

Abstract

In Japan's elections, religious groups often play the role of behind-the-scenes supporter of political parties; this interaction can be seen from the author's analysis of the Soka Gakkai, the only 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 Japan that has form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won parliamentary seats. Originally an offshoot of Nichiren seishu, Soka Gakkai is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hat decided to ensure its own survival and achieve its objective of becoming Japan's national religion through a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t has successively organized the Komei Party and Shinshinto (New Frontier Party)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lections,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becoming Japan's ruling party. However, Japan has a special background of bureaucracy and partisan politics; religion is not a decisive force for access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us, the Soka Gakkai has sought political control for half a century without attaining its objective. Although religious influence can be discerned in Japan's elections, it is still impossible for any organization to achieve substantial control of political power by exercising religious influence.

Keywords : Soka Gakkai, Nichiren Seishu, Komei Party, Shinshinto (New Frontiery Party)

